

他的年龄比同级同学都小，也时常像个小孩儿那样透着天真与浪漫。

王世堂等同学回忆道：“他和你熟了以后，就经常要你讲故事听，没完没了地要你讲，直讲得你口干唇焦才告暂停；不定哪天又要你讲。但他也讲故事给你听，他讲的尽是科学家的故事。记得有数学家阿贝尔和科学家居里夫人等的故事。除此之外，稼先还以更大的热情讲当代中国科学家的故事。当时因为科学不普及，大家不了解中国有哪些科学家，都在干什么，已取得什么样的成就，这些成就有什么意义。他讲的事，由于当时并不为大家所熟知，因而感觉新鲜……这类故事辗转相告，不但鼓舞了听故事的人，且吸引了更多的学生不远千里前来投考物理系。而邓稼先自己则更是信心百倍地勤奋学习，以期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。”

（选自王世堂等《绝徼移栽楨干质——忆在西南联大时的邓稼先》）

邓稼先儿时的玩伴杨振宁此时同在联大物理学系，不久又考上了联大的研究生。在校园中，俩人常相约探讨学问。在敌机频繁轰炸的昆明城，他们曾躲在防空洞下背诵《吊古战场文》：“浩浩乎，平沙无垠，复不见人。河水萦带，群山纠纷。黯兮惨悴，风悲日曛。蓬断草枯，凛若霜晨。鸟飞不下，兽铤亡群。亭长告余曰：‘此古战场也，常覆三军。往往鬼哭，天阴则闻。’”表达了抗战到底、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。

在联大求学期间，邓稼先一方面刻苦学习，另一方面更关心政治。他在思想上日渐成熟，积极参加进步运动，还经好友介绍，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“民主青年同盟”。

两弹元勋 科学报国

1947年，邓稼先考取留美研究生，更

加坚定地走上科学救国的道路。临行前，邓稼先只留下一句话：“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，我学成以后一定回来。”为了早日实现报国宏愿，邓稼先仅用22个月就提前取得博士学位。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，邓稼先婉拒了到英国剑桥大学继续发展的机会，和王大珩、洪朝生等青年科学家登上了“威尔逊总统号”轮船，迫不及待地返回百废待兴的祖国。

回国后，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跟随时任副院长吴有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。1958年8月的一天，34岁的邓稼先被时任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请到办公室。钱三强幽默地对他说：“国家要放一个‘大炮仗’，调你去做这项工作，怎样？”一直从事核物理研究的邓稼先马上意识到，国家要研制原子弹。

从此，邓稼先消失了。他和同事们顶着毫无原子弹研制基础的压力，仅用3年时间，就成功敲开中国人自主研制原子弹的大门。2年零8个月后，邓稼先又同核物理学家于敏等人一起成功设计出氢弹。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，邓稼先32次亲历现场，15次担任现场总指挥。他不仅参与理论设计、加工组装、爆炸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，还经常不顾生命危险，在现场探查，排除故障。

1971年，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访问时，询问邓稼先是否有外国人参与原子弹制造。次日，邓稼先写信回复，告知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参与，并在信末化用诗句写道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同途。”此后，杨振宁多次回国，始终关心、支持祖国的科技、教育事业，并于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实现了挚友邓稼先的深情瞩望。

（作者单位：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）